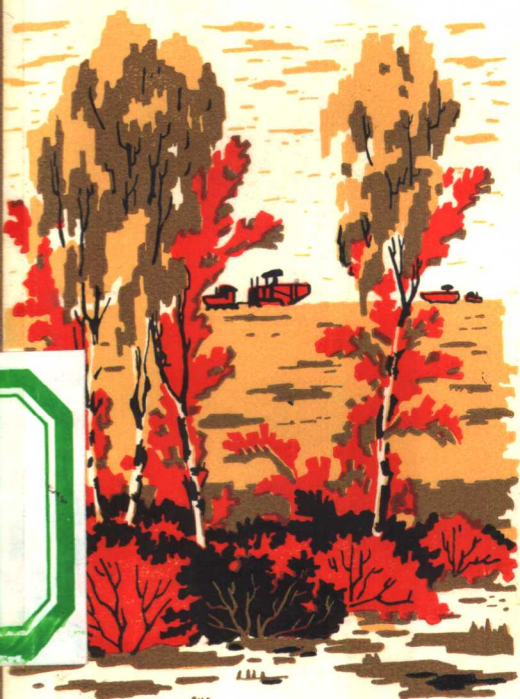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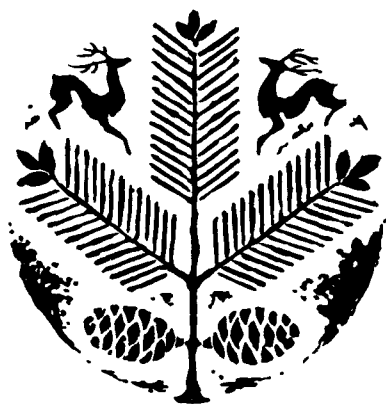


大豆摇铃的季节

林 青 著





大豆摇铃的时节

林 青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1966年·哈尔滨

大豆搖鈴的时节

林 青 著

北 方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尔滨道里森林街14—5)

黑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黑出字第002号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· 印张 $4\frac{4}{16}$ · 插页 2 · 字数 71,000

1966年3月第1版 1966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40,000

书号: 0317

统一书号: 10.134

定价: (6) 四角

目 录

車鈴响丁当	1
青春	8
春潮滚滚	17
青桐柳	24
春光灿烂	30
兴隆述怀	35
迎春序曲	42
一代新人	48
大豆搖鈴的时节	63
金色的季节	73
同志，你在哪里？	78
冰雪路上	86
新鄂行	92
沾河风情	100
呼瑪河水哟	108
阳光普照	116

車鈴响丁当

如果你来到松嫩平原，你就会在那条条大路上看見一輛又一輛的胶輪馬車在奔馳，在揚着蒙蒙的尘霧。有时，在那踏踏的馬蹄声和沙沙的車輪声中，你还可以聽見丁令令、当郎郎的鈴声。那系在馬轡上的小串鈴，和那拴在車轅下的大銅鈴，無論是风天雨夜，無論是霜晨雪月，它們的声响都是那么清脆，那么悠揚，那么和諧而有节奏地传向老远老远的地方。

生活在松嫩平原上的人，对于几套馬的胶輪大車的感情，是和秦岭人对背兜，山东人对独輪車，江浙人对烏篷船……一样地亲切，一样地怀滿了情思。記得，东北解放前，我曾經听到过这样一支歌：

胶輪車呀胶輪車，
你走过多少桥，爬过多少坡？
財主的肚皮永远填不飽哟，
赶車的老板子眼泪流成了河。

的确，当年那每一輛几套馬的大車，不知耗尽了多少赶車人的眼泪和心血，不知拉載了多少赶車人的悲痛和忧伤。然而，历史的車輪向前轉，它終于碾碎了地主老財的迷梦，給劳动人民运来了幸福和欢乐！

在松花江北岸的农村里，我認識了一个大車老板。他叫馬福，今年六十开外了，可还硬朗朗朗地在生产队当飼养員。这是位老車把式，在旧社会，他給县太爷赶过呢頂子的轎車，給驛站赶过邮車，而后又給地主老財整整赶了十五年的大車。解放后，他为了解放軍赶过送軍粮的車，拉弹药的車，运胜利品的車。后来，他在合作社——公社的生产队里又赶了多年的胶輪車。論馬，他見過什么枣紅、黃驃、一捧雪、菊花青、火里炭；論車，他摆弄过什么轎車、邮車、木棚車，花帖轎車、鉄瓦車、胶輪車。他的一生，大部分時間是在烟尘滾滾的大路上度过的。因此，他說：“我姓馬，馬就离不开大車小輛。可从前我的大半輩子是給地主老財当牛作馬，拉車拽套；只有后半輩子才直起腰杆走路，这也是在拉車，可这拉的是人民公社的金車，是向共产主义奔的！”

我是前年秋天，第一次到巴彥时見到这老汉的。那天，我們刚到榆树沟生产队，队干部們就介紹了馬福的經歷，讲述起当下他又操起大鞭在赶車送公粮，而且还繪声繪色地夸贊了一番老汉的大鞭，說那是黃菠蘿木

的底柄，竹竿兒已經油紅發亮，說那鞭頭如何耐磨，鞭梢兒如何脆响。為了這大鞭，他的二兒子馬洪泉還跟老漢賭了一口氣。因為洪泉從高中畢業回鄉生產後，跟老漢整整學了三年趕大車，可老漢至今還沒把大鞭交給兒子。總之，無論是老漢或是他的鞭子，都很值得去瞧一瞧！

日落天黑，送糧車隊回來了。剛剛有些靜下來的小村子又被人喊馬叫擾得熱氣騰騰。我在飼養棚見到馬福老漢，他穿一身沾滿了泥點子的黑褲褂，頭已禿頂，胡須斑白，皺褶滿臉，可双目炯炯，精力旺盛。他給馬拌過料後，熱情地向我們解釋，糧食丰收了，送糧就要多套車，可車老板子顯得有點少，他才上陣了。他說：

“我雖是老腿旧胳膊，可車前馬後走慣了，不會有啥閃失。送公糧是硬任務，早送到國庫，咱心早托一天底，國家早添一分力量，村里邊好早一天騰出手腳搞明年生產！”說着，他爽朗地笑起來。

夜晚，在燈下，老漢和我們談了許久他當年的悲苦歲月，眼下的歡樂生活，而後才把話題扯到他的那杆大鞭上來。

他抖着鞭杆兒說：“你們說這大鞭好？”

我們點點頭。它的确象人們夸贊的那樣，而且鞭頭上還系了個新的、用白馬鬃染的紅纓。

“是好啊，”老汉叹了口气：“可你们知道这鞭子上沾了咱们穷苦人多少血和泪！”接着，他向我们讲了鞭子的来历。

原来，这支大鞭是恶霸地主韩北兴——绰号韩大鞭子的传家宝。每逢家里雇来新的车老板子，他就拿出来让老板子站在院心甩上两袋烟的工夫，看看手劲，试试活路。每逢佃户交不上租子，还不上阎王债，他也拿出来，把穷哥们儿扒光膀子，绑在院边老榆树下，亲自用这大鞭猛抽，鞭声响处，抽下一块皮，流下一道血。有一年，马福的爸爸因为交不上租粮和驴打滚的债，就是被韩大鞭子用鞭子抽得皮开肉绽，死去活来，抬回家里，没过五天就咽气了……。

讲到这里，老汉的眼睛湿了，半晌，他才又说：“所以到了土改斗争分果实的时候，我向贫农会请求，要了这大鞭。因为，这鞭杆子得永远攥在咱穷哥们儿的手里。”顿了一下，“我一操起它，就想起当年的事，所以赶起车来也就更有劲！”

屋里沉默了，连外面马嚼草料的声音都听得真真切切。这时，一个英俊的年轻人拿着簸箕进来取草料，他刚要出门，转身冲老汉说：

“爸，你说完话，就回家睡吧。我在这儿喂马！”

哦，原来他是马洪泉，难怪一些老贫下中农夸奖，

看样子是个挺精明能干的小伙子。

老汉說：“你回吧，我在这儿。眼下正是用馬的时候，草要細，料要勻，水要勤！”

洪泉走出門，我不禁問老汉：“洪泉蛮精細嘛，你干嗎不把鞭子交給他？”

老汉笑了：“說起这話还长了。前些年，有些年輕人不愿回农村劳动，想往城里跑。那时节，我倒真有点担心把这鞭子交給誰哩！这几年，党教育的好，年輕人都愿意回乡生产了，一个个干活倒实心意，可就是有的心里还缺个数。洪泉也这样。你們想，要是沒把这大鞭上的血和泪都吃进心里去，能攥住嗎，能使好嗎？”

是的，鞭子的来历，阶级的苦，年輕人是应该懂得，而且要永远刻在心上啊！

不久，我們就离开了榆树沟，而且好久沒有再去。可我却一直在惦记着馬福老汉，惦记着那大鞭是否交給了洪泉。

去年深秋，我又去榆树沟了。那是个蓝天一碧，阳光灿烂的中午，远处葦塘里响着雁叫，一片片洼地上盖着淡雾，早已收割完毕的田野上，却还飘漫着豆谷的香气。走着走着，只听得从坡下传来了那清脆悠揚的大車鈴当声，接着，长长的送公粮車队出現在不远的大路上，而且，在那踏踏的蹄声、沙沙的輪声、丁令令的铃声里，

响起高亢而豪放的歌声：

胶輪車呀胶輪車，
越过千层岭，爬过万道坡，
运着滿車的粮谷哟，
载着滿車的歌！

車鈴响丁当哟，
老板子乐呵呵，
齐心要鬧大生产呀，
車轆轤永远朝前轉！

这歌声，让我想起了当年的那支歌。同样的胶輪車，同样的赶車人，可社会主义时代給人民带来的是多么欢乐的今天，又是多么美妙的未来！

車队近了，我才看清赶头一輛車的竟是馬洪泉，使的正是馬福老汉那杆大鞭。他跳下車来，喜盈盈地告訴我，他們村里今年丰收了，明年要夺大丰收。今天，車队把公粮送进庫后，归来要运回十吨化肥。他說：

“同志，你就瞧好吧，明年咱榆树沟的生产非得冒冒高不可哩！”他高兴得抖了抖大鞭。

这时，我不禁問，“怎么，你爸把大鞭交給你了吗？”

“交了。可他說，要是攥不紧，握不牢，还得收回去。我說，放心吧，我还想照你这样传下去哩！”他嘿嘿地笑

了，手向后一摆：“你瞧，我爸那不是来了！”

一年多没见，馬福老汉还是那般硬朗，他紧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大鞭是交了，可我还得跟着点，免得有闪失。”接着，他告诉我，为了交这大鞭，他和老支书给年轻小伙子上了好几课。洪泉心里能分出数来了，有一次上街为队里卖瓜，一个富农分子慫恿洪泉用卖瓜钱下饭馆，他没干；还有个地主三番五次找洪泉喝酒，还说要给保媒，也都被洪泉干脆拒绝了。眼下，村里的年轻人眼睛都亮了。

“是啊，就得这样里外分清，要不就乱线了。瞧样子，这鞭儿能交下去！”说着，老汉霍霍地笑了。我也跟着笑了。

老汉走了几步又转回身来兴奋地说：“明年我们要闹大生产哩，晚上我再跟你唠扯怎么干法！”

车队走远了，可我还站在大路上，久久地望着车队扬起的蒙蒙尘雾，听着那丁令令、当郎郎的车铃声。那声音是那么欢快，那么响亮，那么激荡着人心！让人觉得，仿佛还有一群年轻人在欢笑，还有万顷禾浪在哗响！

这是一支多么美妙的乐曲啊！

一九六五年二月

青 春

我是今年春天認識邵大宝的。

在这以前，从县委的报纸上、共青团的总结材料里，我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了有关这个下乡知识青年的事迹介绍。去年深冬，在县报的编辑部里，一位记者同志又满带着激情和夸赞的口吻，向我讲述起邵大宝来。他说，这个小青年去年夏天从初中毕业之后，就毅然离开了哈尔滨市，自愿来伏牛山前的核桃沟落户了。他劳动里一贯积极肯干，不怕吃苦，所以很快地掌握了农业技术，什么扶犁呀，镪地呀，割高粱呀，以至于扬场梁梁呀，他都学会了两套。因此，伏牛山前后十里八村的老贫下中农，一提起小邵，都会伸出大拇指，夸奖他是毛主席教导出来的好青年，而且，在去年冬底选劳模时，他也被评上了，县里还奖给他一张红纸金字的大奖状。

从这，这个没见过面的小伙子就在我心目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我想，他一定是个虎眉虎眼、肩宽臂阔的年

輕人，說話侃快俐落，干活虎虎實實。

可是，当我見到他，才发现我有些情况是想錯了！

那是今年的阳春四月，伏牛山上的树木早已被潮湿的南风吹成了一片鵝黃，一片淺綠。棠李子和山梨花盛开了，那洁白的花朵就象一团团白雪挂在树上。辽阔的黑土地松软得发酥了，噴发着誘人的泥土香气。每逢傍晚，伏牛山和凌河河谷都升騰着淡淡的春霧，就象罩上了一层青紗一般，山巒、树影、田野都变得灰沉沉、迷蒙蒙的。

那天中午，我从公社出发到伏牛山后的朱家崗去。刚刚踏上伏牛山的盘山路，雨云就在天空里散开了，沒有风，空气很悶。不一会，雨就落下来了，四处都閃着密密的銀色雨綫，伏牛山頂上那块活象一条臥牛的巨大岩石，也隱沒在茫茫的雨霧里。瞧样子，天是一時半刻不能开晴了，可是从这里到朱家崗还有十五里路，雨水浇过的山路，滑得会象擦了油的玻璃板，一步一哧溜。我想了一下，决定先到邻近东山麓的核桃沟去，反正也要了解那里的春耕情况。

轉向东山坡，钻出一片低矮的橡树林，就可以看見橫在核桃沟村前那条长长的黃土崗了。那是一道拦河壩，是大跃进年月社員們修的。从那以后，凌河水馴順了，堤北还开出来三百多亩水田，每到秋天，遍地都飄着稻

谷的香气。眼下，当年人们在堤上栽植的大青杨已经一丈多高了，绿叶在雨里显得越发青翠。堤北平阔的稻田地已翻好，正待插秧。堤南的凌河水面上冒着白泡，就象有无数条白鱼在河里翻腾跳动。这时，雨声，水声汇在一起，听起来是那么响。

走着走着，忽然从堤下传来断续的低音，我停下来，才分辨出原来有人在数数：

“……一百〇八，一百〇九……一百一十一……”

这是干什么呢？我站在一棵青杨树下，看了许久，也没发现人在哪里。只有那河水哗哗在响，河边的笕条、柳丛随风摆动，冰凉凉的春雨唰唰在落。我想，也许是耳朵听杂了。于是，又继续向前走去。这时，核桃沟村西那座高大的碾磨房，和村后那片转青的核桃林历历入目了。我加快了脚步。可是，突然又有声音从河滩传来：

“……同志……同志……”

哈，原来是个戴着大草笠，披着蓑衣的人，站在柳丛前漫水的河滩地上向我招手。我想，这准是趁着阴雨天捞鱼摸虾的。可当我走近一瞧，那个人并没有拿鱼竿或是鱼网，而是攥了一把刚刚冒叶的青蒿，往河滩地上插，嘴里还在低声叨念着数字。见我走来，他挺挺腰说：

“先到堤后棚子避避吧，一会，一起走！”

“你这是干什么呢？”我奇怪地问道。

“玩唄！”他笑着抬起了头，可我仍然沒有看清他那张混着雨水和泥浆的脸孔是胖是瘦，只觉得那双亮眼睛象在燃烧。

我发觉衣服全淋湿了，身上有些发冷了，于是抱怨地说：“这天气，雨下的还没完没了啦！”

“什么，”小伙子扬着头，声音里带着几分不高兴：“地都要渴坏了！”略頓了一下，又说：“算了，你干脆自己走吧！”说罢，他径自低头往水里插着青蒿。

我索然向村里奔着，心里有些失悔方才埋怨天气那些話。的确，眼下正是春耕时节，因为去年冬天雪小，开春后西北风大，伏牛山一带春旱很严重，有些崗地干旱得踩一脚都直冒烟，落場透雨太需要，太难得了。

走进村，我在碾房里碰见了老支书赵庆，他正趁这阴雨天給五保戶磨面，弄得浑身上下都是白的，連小山羊胡子也变成灰的了。一見我，他笑道：“瞧你这副样子，快变成了落湯鸡啦！”

我說：“这还不算哩，还惹得个小青年一肚子不高兴呢！”我把在大堤上碰到的事，說了一遍。

赵庆叔听了，笑咧咧地说：“这也是巧了，偏偏让你碰上了。可是你还没見从打开春到如今，一滴雨不落，险些把那小家伙眼睛急蓝了。一会儿，找老农盘根問底，看有雨沒雨；一会儿，把泥鍬放进水缸，看能下不能

下，……今天，好容易把雨盼来了，你說那些話，还不象用針扎他一样啊！”

“他是誰家的？”我問。

“邵大宝！”

“是他？”我沒想到会是他，“他在那儿摆弄蒿子干嗎？”

“人家說，今年一定得参加水稻插秧，要趁这落雨天，在河滩上用青蒿子练习练习！”老支书吁了口气，又說，“这小家伙可就有这股犟劲咧！”

听了，我心里不免一震。让我說什么好呢？我想，只有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，才会这样不怕水凉雨浇地练习插秧，才会这般从心里喜欢这场春雨哟！

正因这，我也就更想找找邵大宝了。

薄暮时分，我和赵庆叔扯了一陣村里耕种情况之后，就随着他到几个下乡的知識青年那里去了。雨，已經停了，可天还灰蒙蒙的。被雨水浇过的村路很不好走，特别是村当央飼养棚附近，人踩馬踏，簡直变成了一片稀泥滩。可是，老支书的心情却挺好，一路上，他兴致勃勃地跟我讲起村里四个下乡的知識青年来了。他告訴我，这几个小青年家都在哈尔滨市，又都是去年从初中毕业的。刚来村参加劳动时，困难确实不少。有的人分不清韭菜和小麦苗；有的人是头一次手摸鋤杠……可是誰也

沒被困难吓倒，不懂就问，不会就学。特别是邵大宝——这个老钳工的儿子，来了九个月，一天工沒歇，去年夏天鏟地，手上磨出血泡；秋天割谷子，累得腰疼腿酸，可从沒吭一声。而且一閑下来，不是帮飼养員喂馬，就是帮老更倌扫院子，再不就給五保戶挑水侍弄园子。小伙子雄心很大，提出来要和社員們一起干一輩子，把这核桃沟大变个模样：山是花果山，地是米粮川，凌河养鯉魚，通船又发电。后来，老支书象作总结似地说：

“都是些好家伙。别看一个个还不到二十岁，可雄心大，志气高，有前途，有理想！你不要瞧別的，就看看他們收拾的那个小院子吧，該有多么干净俐落！”

“这么說，你是举双手欢迎了！”我想起去年夏天分配知識青年到各大队时，老庆叔那副犹豫的神态。

“当然！”他說得十分侃快真誠，“这都是咱农村的紅色接班人哩！”

說着，我們来到了小青年們的院落，院子拾掇得确实俐落。院墙是用青一色白樺树夹的，窗前是两畦刚刚分叶的花草，甬路两旁栽着野櫻桃和稠李子树，被雨水洗过花草树木，越发青葱可爱。看样子，这些年輕人还蛮会生活哩！

这时，从房里飘出一陣笑声。推开堂屋房門，立刻有一股欢乐的气息扑到脸上。原来，几个小青年正围着一个枣紅的馬駒子在忙着，有的端着瓦盆喂它稀粥，有